

第十六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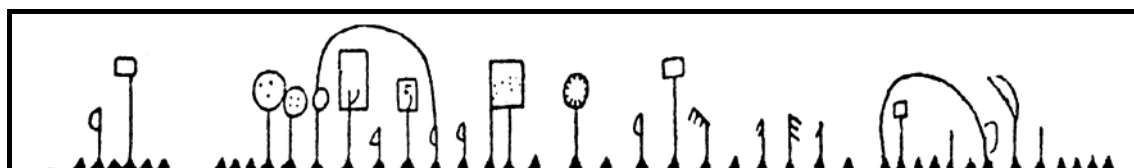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有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文字

第一節 台灣的近於符號記事及象形文字

古代台灣的原住民是不是有文字？根據目前歷史學家、考古學家及語言學家們的看法，幾乎都抱持否定的論調。在七十年代的一位著名的台灣文化研究學者衛聚賢教授，曾對台灣的古代文化多方蒐集研究，著作《台灣山胞與越閩關係》、《蝙蝠洞考古與台灣山胞》(註67)等書；其書中就有搜集到台灣原住民的近似符號記事及象形文字，以及蝌蚪文字，敘述如下：

一、布農族的符號記事

《臺灣風土志》搜集有近似記事繪畫的二種標本：一為布農族，加奈多文社(Kanetovan)的頭目特勞姆·馬克勞邦(Tarom Magulapan)曾根據其老父的記憶，刻畫一種曆板。板為檜木，長三尺、寬四寸、列有記事繪畫，並在刻紋中填以鍋墨。其刻畫紋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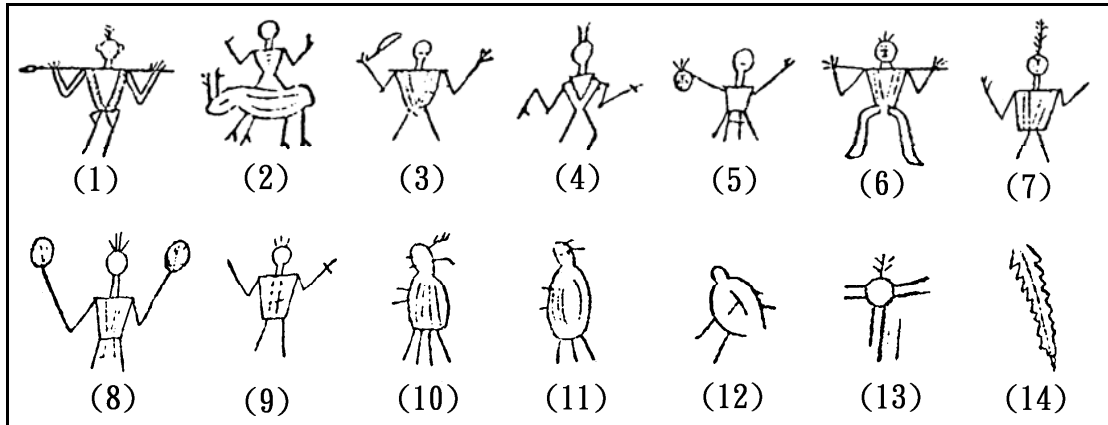


布農族的符號記事

刻畫中每一▲表示一天；q表示用平鍋煮酒；□表示禁忌採薪；☺☺表示背簍內裝有芋頭；○表示背簍中置有粟；—表示出獵；P表示鋤，用鋤開墾或耕作之意；∩表示開墾粟田；∪表示數背簍中之粟；○表示球戲；F表示水中的萱草；∇表示鹿耳被擊之意；☐表示豬；□表示旱田。這種符號記事，不但有記事，而且還有時間、器物的記錄，比遠古的結繩記事要高明多了。

二、排灣族的象形文字

另外一個標本，是排灣族齊庫灣部落(Tsyakvukvan)的大酋長家屋內的一塊高五尺、幅四尺五寸的木板上，有五十餘個刻畫，大都是人與動物，多數是相同形狀繪畫的重複。細加歸類，實際上只有下列十四種不同的圖形：



排灣族象形文字

圖(1)土著盛裝持刺槍，頭戴羽飾，著上衣。(2)小孩騎鹿。(3)土著盛裝，右手執刀。(4)土著戴羽直立。(5)土著獵獲敵首。(6)土著裝飾鳥羽，橫槍於肩。(7)土著戴羽飾盛裝。(8)土著兩手持敵首。(9)土著左手持木棒。(10)牡鹿。(11)小鹿。(12)羌仔之牡。(13)兒童戴羽飾。(14)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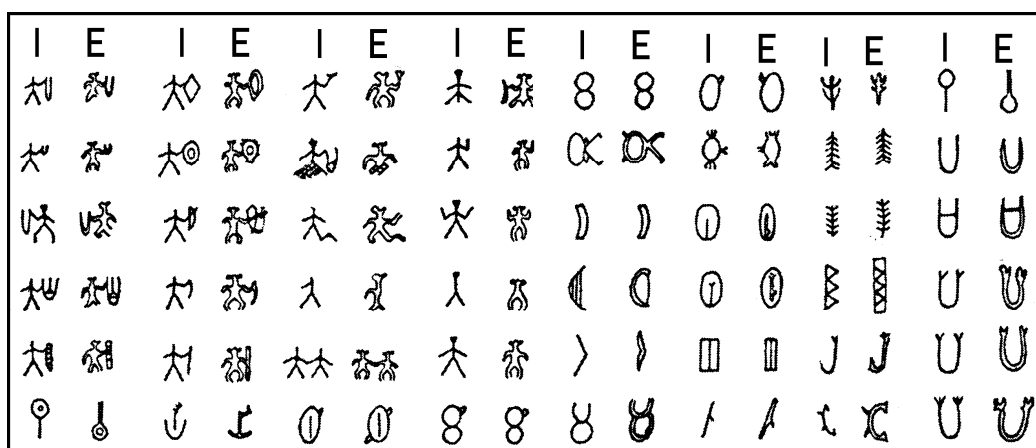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圖畫，該部落人都視為聖物，似為讚美祖先歷史的刻畫，但已不能道其由來。從這種板畫可以看出，它們雖已進入了寫實畫的階段，唯其線條仍甚簡單，所用的曲線部分仍舊很少。象徵意義仍甚濃厚，對同一事物通常使用同樣的線條與圖形。

三、排灣族紋身近於象形及符號文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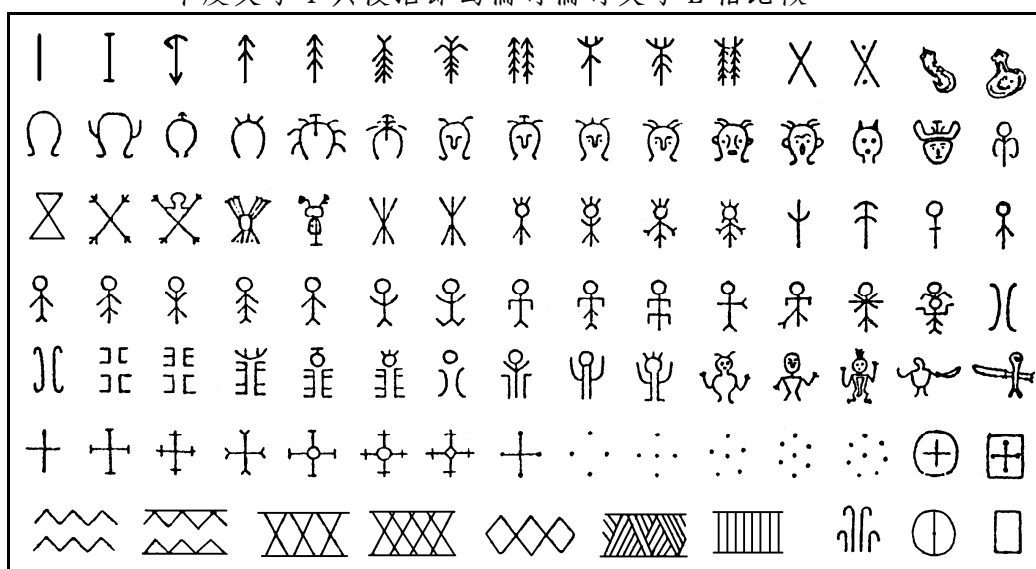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大學《考古人類學刊》〈臺灣土著諸族文身習俗之研究〉，列有「排灣族文身之要素」的「插圖」，下列這些像形和符號、因係在人的身體上紋身之用，是以個別的象形及符號圖騰，不是連串起來用的文字，故無法知道其意義，但是每個圖騰有象形文字的含義，茲列於後。

另在南美洲智利東方南太平洋中，波里尼西亞最東端的復活節島，居民都是波里尼西亞人，也是南島語系最東的疆界，和印度有半個地球的距離，其島上有殘存的象形文字「倫哥·倫哥(Lungo Lungo)」(以E代表)，和印度古文字(以I代表)對照。由比較可以得知，倫哥倫哥文字是接近於原意象形圖形，而印度文字比較進化成為象形文字。雖然二者至今仍有些未能辨識，但是有許多相似之處。倘若兩者為相同文字系統，則復活節島的倫哥倫哥文字要早於印度文字。但是印度是世界四大古文化之一，古文字至少有四千年以上，而復活節島的倫哥倫哥文字是在幾百年前才消失的文字。這二種文字和台灣排灣族紋身花紋的圖騰有

些相似。



印度文字 I 與復活節島倫哥倫哥文字 E 相比較



排灣族紋身花紋的圖騰

根據中國的文字學，前兩者用字有許多相同者，就以上圖來看有四十八個文字，初步可以認定兩者為相同文字系統，所以也有學者認為兩地間曾靠海上航線進行文化交流。古代能來往於世界各大洋的民族，唯有波里尼西亞人。而波里尼西亞人經人類遺傳基因DNA比對的結果是來自台灣；因此印度古文字、復活節島的倫哥倫哥文字和台灣的紋身花紋圖騰相近。初步的探討，可說印度古文字、復活節島的倫哥倫哥文字和台灣紋身圖騰同一文字系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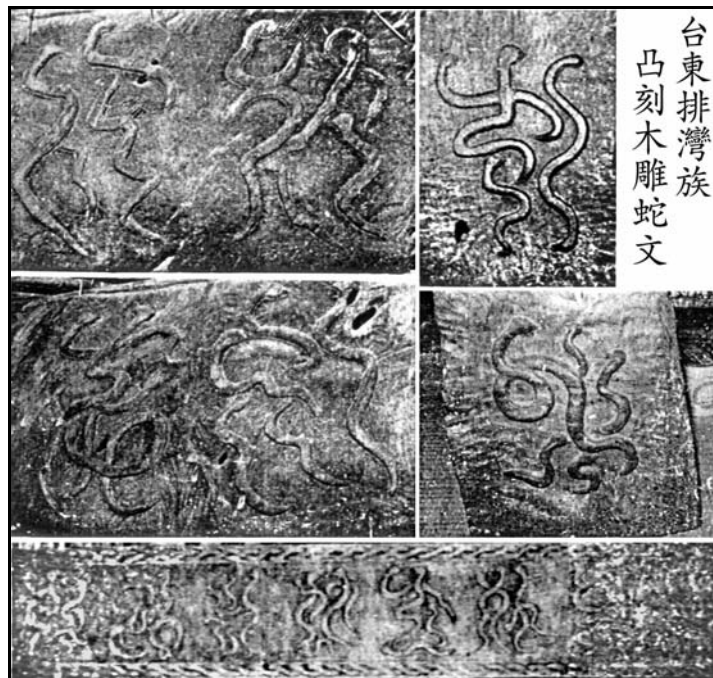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節 臺灣原住民的蝌蚪文

《隋書疏求傳》云：「婦人以墨鯨手，為蟲蛇之文。」中國的蝌蚪文尚書序：「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周之書及論語孝經，皆蝌蚪文字。」《後漢書·盧植傳》云：「古文蝌蚪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古文、謂孔子壁中書也。形似蝌蚪，因以為名。」。《晉書·衛恆傳》云：「漢帝時、魯恭王壞孔子宅，得尚書，春秋、論語、孝經，時人不知復有古文，謂之蝌蚪文。」釋文：「蝌蚪、蟲名，蝦蟆子，書形似之。」「蟲書」、「蟲蛇文」、「蝌蚪文」，都是同一種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文字，統稱「蝌蚪文」。

但是在「紋身」圖上看不出有「蝌蚪文字」形狀，勉強的說：「蝌蚪文」為「蛇文」。《隋書流求傳》「婦人以墨鯨手，為蟲蛇之文。」《諸羅縣志》：平埔族「無姓而有字……文其身，遍刺蝌蚪文及蟲魚之狀。」《小琉球漫志》係「朱仕玠」著，說鳳山縣內山的排灣族「副土官及公戒祇刺墨花，或蝌蚪字及魚蟲之狀。」《雅堂文集》在「臺灣遊記書後」有左列一段文字：「『諸山名勝，皆蝌蚪碑文，莫可辨識』。蝌蚪為大篆以前之書，豈三代之時華人已至臺？」可知台灣先民有「蝌蚪文」。

一、台東排灣族的蛇文

台北縣永和鎮林登泰先生家收藏了很多台東山胞的木雕，他是在日制時代居住在台東，光復後移居台北，建了幾間茅屋和一間小花園，屋內和亭子上懸掛和堆積了很多木雕，其中有四塊木雕，共十五個字，上面雕的是凸起的「蛇文」。這是排灣族崇拜蛇，乃用「蛇」形湊成文字，因「蛇」



與「蝌蚪」（青蛙幼蟲）相似，皆稱「蝌蚪文字」。林登泰曾同意由衛聚賢教授拍了幾張照片，茲列於右：

二、日月潭的蝌蚪文

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，前住於臺北縣永和鎮的霍培華先生與朋友數人，共遊台灣名勝日月潭，發現數塊碎石片棄置於茅草屋邊，經嚮導詢問及議價後，將兩片較大的石灰石版購買攜回，陳置於居處。一九六六年年左右，日月潭的「臺灣特產店」販售山地文物時，曾有山地原住民送來幾塊刻有彎彎曲曲字的石版寄賣，因係冷貨，許久無人問津，後來原住民拿回去就失去蹤跡。



日月潭的蝌蚪文



衡山禹王碑岫嶼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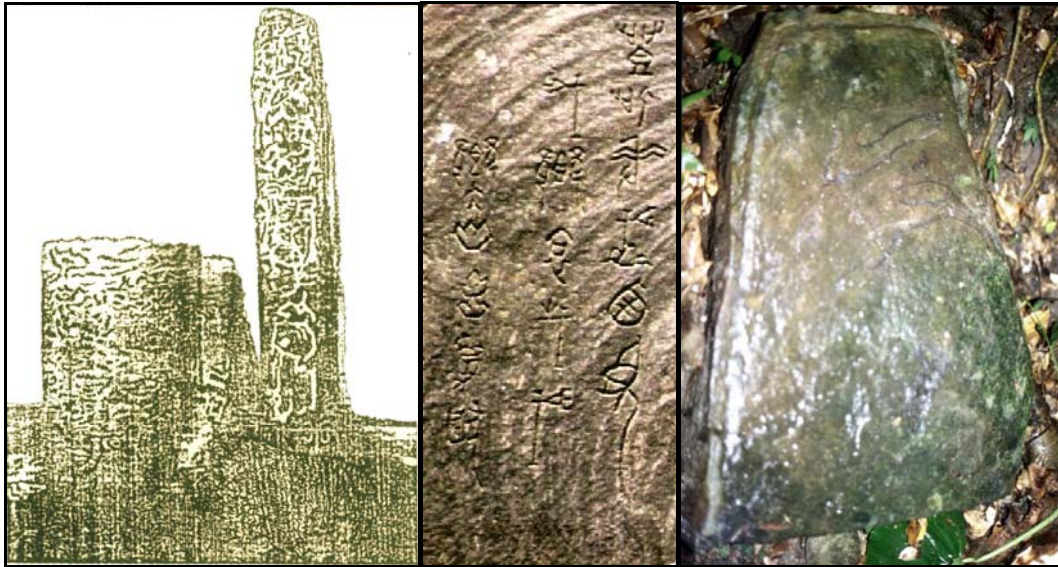
霍培華所藏的這兩塊石刻文字，是凹刻成字的，尚未發現過，無法鑑出其真偽，經過多方研究判讀，也無從解讀，當然不知其意。後來由衛聚賢先生發表在《臺灣山胞與越閩關係》一書中，其中一片雕刻蝌蚪文如上圖，與中國衡山禹王石碑「岫嶼文」相近。中國衡山禹王石碑已有四千二百多年歷史，碑文是出現在衡山的特有文字，其最高峰稱為岫嶼山，因此被稱為「岫嶼文」。

三、基隆社寮島太古文

基隆社寮島(和平島)出土的太古文石碑，今被收藏於日本京都帝室博物館。其碑文屬蝙蝠文體，年代早於衡山禹王岫嶼文體，應在五千年以前，顯示台灣歷史文化應有六千至一萬二千年以上。

根據人類文字的演變順序，是由幾何文開始，包括(依序)龜圖、蛇紋、馬書、蝙蝠文、蝌蚪文(金文前身)，河圖、洛書、象形文字、甲骨文、金文大篆、小篆、隸書、楷書、行書到草書。基隆和平島出土的太古文石碑，屬蝙蝠文字，是蝌蚪文的前身，蝌蚪文又是金文前身，比衡山禹王石碑响嘯文字還早得多。

此外，東北角草嶺古道有「虎字碑」，碑旁另有石版文、幾何文字圖案，這些文字解讀有限。又在貢寮鄉荖蘭前山的山谷也發現的浮雕石碑，年代久遠，字跡已看不清楚，都是先民留下的遺跡。



(左)基隆和平島出土的太古文石碑(中)東北角草嶺古道虎字碑旁的石版文，解讀有限(右)貢寮鄉荖蘭前山發現的浮雕石碑字跡已看不清楚。

第三節 連雅堂證明臺灣原住民有三代以前的文字

由本文的資料初步可以看出台灣的原住民原來是有文字的，而且早於三代以前，但是未有專家學者如魏聚賢教授專注於蒐集及研究，自從他蒙主召見後，這一個主題研究就打住了。希望由本文的拋磚引玉，再引起專家學者的重視，有志者將之繼承起來。

連雅堂先賢的《雅堂文集》在「臺灣遊記書後」記載：「『諸山名勝，皆蝌蚪碑文，莫可辨識』。蝌蚪為大篆以前之書，豈三代之時華人已至臺？」由這段話可知台灣在清代仍有許多古碑及古文物存在，但是自從日人統制台灣後就消失了。我們可以推想，這是日本帝國為了推行大和民族文化，有計畫的進行殖民統治，而把台灣的原有的文化徹底地摧毀，當然就把台灣固有文化的古碑

及文物不是沒收就是毀壞。例如道教的廟宇悉數拆除，以及由基隆社寮島的太古文石碑及其他珍貴文物共數十件，今仍被掠奪而收藏於日本京都皇室博物館，可以窺見其一斑。僅有極少數的石碑及文物被原住民不經意的留下來。這些珍貴的古文物應由主管機關設法鼓勵國民尋找出來，由國家收藏與研究，並向日本索回被收藏的台灣古文物，讓台灣的古文明早日找回來。（第十六章結束）